

苏联

小说集

王庚虎等译

新华出版社



苏联小说集

王庚虎等译

新华出版社



苏联小说集

王庚虎 等译

*

新华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8.25印张 插页2张 652,000字
1985年8月第一版 1985年8月重庆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1,600册

统一书号：10203·148 定价：5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各种风格、不同流派的苏联当代小说汇集，包括四个中篇，一个长篇。《一个十七岁的新闻记者》，从哲理的高度，塑造了有理想、有事业心的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形象。指出“新闻记者不仅需要文化，还需要创造精神和主动精神。”小说风趣幽默，节奏鲜明，有强烈的艺术魅力。《初步总结》和《久别》是两部影响大、争论多的作品，提出了当代苏联社会生活中一些紧迫而严肃的问题，写得深刻而有才气。《不称心的婚事》叙述了青年男女对理想的追求和真正爱情的向往。《画》的主要人物是一位性格鲜明、勇于进取、具有了不起的实干精神、有文化有理想的新型市长。他立志要把他所领导的城市建成一个工业先进、福利完善、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城市。为了使实用和审美相结合，正确处理城市现代化和保持城市传统特色，他同愚昧和落后、保守和官僚主义作了不懈的斗争，坚决地站在要求保护自然美和文化传统的广大群众一边。他虽然在官场角逐中失败了，但却经受住了道德的考验。

译者序

文学是生活的反映。生活丰富，文学灿然，历来如此。

如今知识爆炸，信息频见，国与国，民族与民族，人与人，传统的思想围墙打破了，众口一词，渴望了解世界。

而要了解一个国家，最简便的方法，则是读它的文学作品。

苏联当代小说，浩如烟海，新人辈出，灿若繁星。

我们伸手天幕，摘几颗星星，献给读者，希望因此而对苏联社会，人民生活，文学发展，小说成就，有一个大致的了解。

艺术把握世界。同一事物，作家不同，感受迥异。感受越深刻，越近实际，就越能说服读者，越有美学价值。

人云亦云的文学，没有任何力量，属于创作中的无效劳动。

读者希望看到“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”。读者中间，多数是年轻人。他们读书，不只是欣赏，还要学习，学习社会，学习人生，学习写作，学习技巧。这个愿望，应当得到满足。

本书是一个不同风格、不同流派的作品汇集。

这里，就有许多“熟悉的陌生人”，朝着读者走来了。他们是：才华横溢的青年记者，慧眼识珠的老年编辑；想考大学的复员军

人，追求爱情的图书管理员；事业心很强的剧作家，被生活光怪陆离的色彩弄昏了头的女演员；埋头事业的翻译家，不守贞节的妻子；有老有少，有男有女，有灵有感，血肉之躯。家庭纠纷，人生坎坷，思想苦恼，社会矛盾。凡此种种，都是生活。作家通过艺术构思，有力地表现了一个哲理。哲理就是思想，思想是共产主义。

文以载道，无文无道。无生活，无文学；无技巧，无艺术。

文学创作，成败就是得失。好人有好人的写法，坏人有坏人的写法。结果就是原因，原因就是结果。好人可以干坏事，坏人也可以干好事。高尔基说：“人是五花八门的，不是清一色的白，也不是清一色的黑。在他们身上，总是好坏兼而有之。这一点，必须懂得，应该牢记。”

“必须懂得，应该牢记”，可见何等重要！

他又说：“善于从好人身上寻找坏的东西，从坏人身上寻找好的东西，即人所固有的属性。”

这是“阶级调和”吗？请不要怀疑高尔基，他不是随便说的。他说的，正是“人所固有的属性”。文学是人学，典型性格首先是活生生的人。

各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不一样，艺术欣赏趣味也大相径庭。一部作品，在美国轰动一时，中国读者未必感兴趣。同样，那些在苏联没有得奖的作品，也不见得就不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。

本书在选材上，较多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，它们的思想性和艺术性，较少考虑它们在本国的命运，即官方和文学界对它们持肯定或否定态度。比如，作者之一的特里丰诺夫，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。在当代苏联，他最引人注目，他的作品褒贬不一，毁誉参半。我们选他，不完全因为他是名家，得过斯大林奖金，

而主要是他写的真实，有着深邃的哲理。

他说：“人的本性中并存着两种品质（利己和利他），它们处于永恒的搏斗之中。我们的任务，就在于用文学的微弱的力量，帮助一种品质，战胜另一种品质，使人朝着好的方向转变。”

这话说得不错，态度是积极的。从他的作品中，我们可以受到启发，一是生活的启发，二是写作的启发。

传统的写法打破了。科技时代，文学语言要有强烈的节奏感。读者可以看到，本书有些作家的语言，几乎和思想一样明快。

我在《论写作技巧》（高尔基著）的译后记中说过，读者永远比译者高明，读者是权威评论家。我仍然坚持这样的观点。教导读者，告诉他们应当怎样读书，是没有必要的。相反，倒是译者应当接受读者的教导，学会怎样考虑读者需要，来选择合适的题材，译出使他们乐于接受的书。我相信，一本反映苏联当代生活的小说集，我们的读者是会感兴趣的。

于彬、岳小文、卢坤纾、关文学、任勤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，全书由我作了校正。

王 庚 虎

1984. 3. 3. 北京，小庄。

目 次

译者序.....王庚虎(1)

中 篇 小 说

一个十七岁的新闻记者.....阿·托勃里亚克(3)

初步总结.....尤·特里丰诺夫(183)

不称心的婚事.....尼·楚科夫斯基(264)

久别.....尤·特里丰诺夫(326)

长 篇 小 说

画.....达·格拉宁(445)

中
篇
小
说



阿·托勃里亚克

一个十七岁的新闻记者

八月底的一天，我认识了他们。

记得已是下班的时候了，我还没有改完《电视和广播》杂志要用的一篇稿子。快到六点钟，同事们便都各自回家，编辑部里人已走空了，只有录音操作室里还传出值班人员的讲话声。

我坐在临窗的打字机前，不时向窗外张望，只见那条宽阔的河流，空荡荒漠。远方的群山被阳光染上一层金色。我抽着烟，一会儿把烟灰弹落到台式录音机的空盘上，一会儿又用指头在字盘上敲打两下……太阳还高挂在天上，房间里洒满了阳光。库丘——我的猎狗——象停止了呼吸一样，一动不动地躺在我的脚边，偶尔它全身一颤，想必是梦见它在白雪皑皑的林间空地上，看到了一串串黑貂细碎的足印吧……

墙上的扬声器传出轻轻的音乐声，随着音乐的旋律，许多与工作毫不相干的念头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我想，现

在就休假倒也不错，到南方某个海滨浴场去晒晒太阳，痛快地喝喝啤酒，然后和妻子一起到波罗的海沿岸一带去，在考纳斯市听听管乐队的演奏，最后再上丘尔廖尼斯博物馆……是啊，我想，这样倒是不错。我心里在这样想，可手指却在打字机上打出一些枯燥无味的字句：“积累了介绍养鹿队工作的经验”。

另外，我还想到了维威河里的折乐鱼，这个时节在鱼钩上挂一块黄色鱼形金属片作诱饵，会使它们轻而易举上钩的。如果能说服开直升飞机的熟人带我去钓鱼，实在是件惬意的事。其次我还想到，也该找一个比伊万·伊万诺维奇·苏沃洛夫工作效率高一些的编辑了，副手最好能比尤利娅·巴甫洛芙娜·米乌索娃更讨人喜欢一些。还有，要是把讽刺广播杂志重新办起来就好了……“现在应采取经常派人到边远的养鹿队去采访的措施……”

这时，门突然打开了。

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一位高个儿的青年人走了进来，他身穿一件鲜红的衬衫，下面是牛仔裤，脚上穿的是球鞋。浅黄色的头发乱蓬蓬的，显然是好久没有理发了。脖子上围了一条花头巾，一对蓝蓝的眼睛使他那瘦长而黝黑的脸显得很有光采。看样子有十八岁。

他走到屋子中央站定，皱起眉头挑战似地问，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总编辑。库丘抬起头，小声地唔啾唔啾发起威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您是总编辑？”

我证实说：完全正确，鄙人就是。

“可以和您谈谈吗？”

我耸了一下肩：为什么不可以呢？请便！

这位来访者的胶鞋向后一转。

“等一分钟!”他大声说了一句，就消失在门外了。

我又燃起一支香烟。只听见走廊里有人在着急地低语，还好象在互相推拉。终于他又出现了，一只手牵着一位苗条的姑娘，就象牵着一个小孩过危险的十字路口一样地走了进来。她的年龄与她的同伴相仿，也穿着象他身上那样的牛仔裤和球鞋，就连他们的面庞也似乎有点儿相像：瘦长脸，晒得黑黑的。只是她的头发是栗色的，又平又直，披在脑后，露出了她那凸出的前额，一双眼睛就象两颗经过精工琢磨的琥珀珠子一样闪闪发亮。

她咬着嘴唇，两颊绯红，轻声地说：

“您好!”

我和库丘象听到口令一样同时站了起来。

“进来吧!朋友们，请坐!”我邀请道。

他们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请坐吧，请坐。”我热情地重复说。

他们又互相看了一眼。

“我们坐下吧。”他瞅着姑娘说。

他们松开了拉着的手，并排坐到了靠墙的椅子上。库丘立刻挨近陌生人，嗅起他们的膝盖来。姑娘伸出一只手，抚摸了下狗的后颈，它深深地呼了一口气，立即躺到地板上了。

我笑起来，姑娘抬起眼睛怯生生地微笑了一下，她的同伴却用球鞋往库丘的腰间碰了一下，突然大声冒出一句话：

“这也是你们的职工?”

姑娘焦急不安地看了他一眼。

我感到有点惊讶。

“不，它不是在编的，嗓子不适合播音，不过，追黑貂可棒了。”

“还要替您对付来访人员?”

“谢廖扎……”姑娘小声地恳求道。

他向她转过脸去。

“我说了什么啦?我只不过问了一下,”又把脸转向我说,“我没有使您生气吧?”

“我?生气?”

我相当冷淡地回答道,在他的玩笑中我没感到有什么使人生气之处。随后我又补充说,到编辑部的来访者总是我们欢迎的客人。

“你听见了吗?”他冲姑娘说道,同时手指很快触摸了一下她的手,好象想要安慰她似的。

“有什么事,朋友们,请说吧。”

他甩了一下长有浅黄头发的脑袋,便一口气说:

“我们找工作,您这里有缺额吗?”

这太使人感到意外了。

他俩目不转睛地看着我。

我有点不知所措,便使劲吸那已经熄灭了的香烟。

“找工作……在我们编辑部找?可你们是干什么的,朋友们?从哪儿来的?”

“您先说,有缺额吗?如果有,我们就谈谈自己的情况,没有,我们就走。”

“啊呀,谢廖扎……”

“白费口舌没意思,对吗?”

“您倒是一来就想抓住关键……”

“为啥要白白浪费时间呢?我们又不是长生不老的。”

“啊呀,谢廖扎,求求你,别这样……”

“干脆点：你们有缺额没有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我有点吃惊，拉长声音说，“这要看你们的具体要求是什么了。我还不明白，你们想干什么工作？我们这里有技术方面的和创作方面的工种，你们能讲明对哪一种感兴趣吗？”

“一个搞技术，一个搞创作。”

“好啊！一个搞技术，一个搞创作，还可以具体点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他向姑娘点了一下头，姑娘立即窘得脸红了。“卡佳想当打字员，而我会写作。”

嘿，就是这样宣称的：“我会写作”。

我好象忍不住，微笑了。他察觉后，皱起了眉头。

“您不相信吗？”

“啊，不，为什么不相信？现在谁都会写作，也会看书。我的意思是现在人人都有文化。您在电台工作过吗？”

“您先说说，有没有缺额？”

“就算有吧。”

“那就算工作过。”

姑娘用双手蒙住了脸。

“真行！”我摇了摇头，“是谁教您这样找工作的？我这里有缺额，不是什么‘就算’。不过这还不能说明什么问题，您说是吗？”

“你们需要人，对吧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要记者和打字员，对吧？”

“是这样。”

“这就谈到点子上了。提问题吧！”

“我该问什么呢？”

“我们是谁，我们从哪里来的……等等，需要问的都可以

问。”

“我们，我们，我们……”我往椅子后背一靠，饶有兴趣地仔细打量着他俩。

“好吧，就依您的。你们从哪儿来，朋友们？”

“从莫斯科。”

“哟！好远！如果不是秘密的话，请说说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？”

“我说过，我们找工作。我们在莫斯科学习过。”

“啊，学习过！在什么学校？”

“自然是中学！”

“为什么是‘自然’？也可能在技工学校或者中专学习嘛。中学毕业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毕业了。”

“这么说……你们一拿到毕业文凭就上了飞机？请原谅我问得这么详细。不过，既然来找工作，我就应该对你们有所了解。”

“我懂！”年轻人不耐烦地打断了我的话，“我们应该作自我介绍。那么，您贵姓呀？”

“啊呀，谢廖扎……”姑娘又叹了口气。

“啊，这是我的疏忽，”我同意道。“我叫鲍里斯·安东诺维奇，姓沃罗宁。我的职务你们已经知道了。”

“我们姓克罗托夫，谢尔盖和卡佳。我们没上大学，想上，但改变了主意。我们当时顾不上，我们结婚了，并决定工作。”

大家都沉默起来。我一边专心地掐烟头，一边思考着问题。他俩直盯着我。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我咕哝道，“老实说，我还以为……”

“您以为我们是兄妹，”他抢先说。

“正是这样。你们有点儿相象。”

“有人也对我们说过同样的话，您知道是谁吗？就是你们本地报纸的编辑。我们对她说，我们是夫妻，她把两手一拍，象只母鸡似地咯咯咯叫了起来。她是个老姑娘不是？”

“什么？什么？”我感到十分惊异。

“我们以为，她是一个老姑娘……”

“真是活见鬼！嘿，你们想到哪儿去了！”

“怎么，不对吗？”

“当然不对。她有三个孩子，而且都成年了。”

“那么，按本性说她就是个伪君子。”

“谢廖扎！”

“她的观点过时了，就象她身上穿的连衣裙一样陈旧。我们无法在那里工作，而且也是这样对她直说的。”

“这么说，她要你们在她那里工作？”

“没有。她给我们讲了一通大道理，我们站起来就走了。我们已经听够了说教。”

“明白了……，不过你们的看法有点绝对。我认为，你们心太急，能不能稍为平静一点？”

“怎么？平静而死？”

“不是，只是别发火，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谈吧。”

“谈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这么早结婚？这个问题我们不想回答。”

“我们，我们，我们……”

“那么你们多大年龄，我可以知道吗？”

“请便！加起来三十四岁。”

“这数字听起来还不小，分别说呢？”